

因为知道我养一些兰花，老友、鲁迅研究专家邵元宝教授发来郭沫若的一篇短文给我看，说“跟兰花有关”，问我有没有看过。

鲁迅、郭沫若与小原荣次郎

谈瀛洲

我说，“没有，但里面说的小原荣次郎我是知道的。他出了套《兰花谱》，配有照片，现在许多养兰人都有，奉为圭臬的。”兰界的许多人知道小原荣次郎，却不知道他和鲁迅与郭沫若有来往，我之前也不知道。

郭沫若的这篇文章，收在《1913-1983 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》的第三卷(1940-1945)里面，题目叫“O. E.索隐”。鲁迅的《集外集》中收有《送O. E.君携兰归国》一诗：椒焚桂折佳人老，独

幽岩展素心。岂惜芳心遗远者，故乡如醉有荆榛。郭文是解释这位O. E.究竟是谁的。他在文章中写道，“这O. E. 是日本的一位小商人小原荣次郎(Obara Ejero)。”他和在中国广为入知的内山书店的老板内山完造是好朋友，因此也成了鲁迅的朋友。

小原荣次郎在东京日本桥开了一家店铺，叫“京华堂”。他常年往返于中日之间，一开始是贩卖一些“纸张笔墨，陶磁图章，假古董”等等，什么都有，后来开始带一些中国的兰花回日本去卖，没想到卖得很好。于是“几年工夫便把门面焕然一新，还在上野公园附近购置了一座兰圃，专门栽培兰草，翻译中国兰花典籍，出版大型的兰花杂志，主摧(原文如此，疑当为“办”字)兰花展览会，兰花演讲会等，小原竟可说是成为了日本的兰花博士了。”

郭沫若在流亡日本期间，是得到小原不少帮助的，主要是“凡在上海所收得稿费或版权，便交由内山汇与小原，免得经过银行的手续，很感方便。”但后来东京的警视厅把郭沫若抓起来在拘留所里关了几天，连累小原也被在拘留所里关了几天，后来小原和郭沫若就疏远了起来。

依郭沫若所说，鲁迅这首诗的墨迹，“小原是把来嵌在玻璃匣里的。每逢展览兰花时要拿出来挂，杂志和书籍上也每有这诗的照片揭出……离开了‘故乡荆榛’的‘老佳人’，结果是成为了玻璃匣里的广告。”郭沫若最后的这句话，是带了些讽意的，意思是鲁迅被小原利用了；他的墨迹，被小原派了商业的用途。但我觉得，每逢展览都要把鲁迅的墨迹拿出来挂，也说明小原荣次郎对这墨迹的珍视吧。

从这篇文章也可以看到，郭沫若对日本兰花的状况并不了解。首先他说“日本也有兰，当然是中国输出的……但日本兰却没有香。日本人赏兰，重叶而不重花。”一方面说日本兰来自中国，一方面又说中国兰香而日本兰不香，这本来就是矛盾的。实际上日本也有本土所产的春兰和寒兰等，而且有的香有的不香，香气和中国的兰有所不同，有的中国兰家说有“药味”，有的说有“青草气”，而中国春兰的香是“幽香”(但不同品种的中国兰香味其实也有差别)。

日本兰家看重色花，所以选出的兰花色彩丰富，有红色、黄色、紫色、朱金色等。韩国兰家也是如此。但日本兰家对中国兰花和韩国兰花都很重视，除本国的兰花外，也一直在收集和保存中韩的兰花



桂魄初生秋露微 (中国画) 庄艺岭

品种。小原收购了一些中国传世兰花名种卖到日本，并为日本兰家所珍视和保存，从他个人来说虽然获取了商业利益，但客观上也起到了保存这些名种的作用。

中国兰家以前看重的是兰花的瓣形和素心，并不看重色花，所以传统春、蕙兰名种的花多是黄绿色。但近年来，大家对色花的兴趣越来越大，选出来的色花也越来越多。

其次是郭沫若说“日本人赏兰，重叶而不重花”，这一点也不完全对。如前所述，日本兰家是重视花的，但他们也重视“叶艺”，即兰花叶子上出现黄色、白色或接近透明的色线、斑点，或出现株型的变化。花只能赏一时，而叶艺则全年都能欣赏，所以日本兰家对叶艺也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和研究。中国传统兰花名种中也有带叶艺的品种，现在又受了日韩的影响，对叶艺更为重视了。所以，从兰文化来说，中日韩之间其实是相互补充和丰富的。

文章里没有提到的，是小原荣次郎到处寻访中国传世兰花名种，并且拍下照片，进行详细的文字描述，然后在1937年出版了三卷本的《兰华谱》一书。小原贩卖兰花，但显然也是个爱兰花和对待兰花态度十分认真的人。他的《兰华谱》在改

革开放后又传入国内，受到很多兰家的重视。因为当时许多中国的兰花传统名种已经湮灭或失传，有了这书，就可以按图索骥地在民间寻访，或者向还保存着这些传统名种的日本去引进。

兰花名种本来就不便宜，造成小原的这套书的价格也居高不下。1937年初版的《兰华谱》旧书，在21世纪初就要卖到2万-3万元一套，现在更是有价无市。孔夫子旧书网上1966年日本兰华谱复刊颁布会的《兰华谱》，要卖15000元。1974年讲谈社出的线装《兰华谱》一函三册，也要卖6800元。

小原荣次郎的《兰华谱》还有一个难得之处，就是里面还有许多名种兰花搭配着典雅古盆种植的照片。这就给现在的养兰人在追慕古风，再造古人养兰的优雅境界的时候，提供了线索。

所以，郭沫若所称的“小商人”小原荣次郎，因为对中国兰花的认真，还是做成了一些事的，并且留下了一部关于兰花的传世名作。他实在是一个保存中国兰花文化的功臣。

顾公廷龙和潘公景郑，二位古籍版本目录大家，在此一并阐述的原因是，他们同为吴中人士，且顾老是潘公的妹夫，更重要的理由是，他们同属上海图书馆，在其前身合众图书馆内均作出过贡献，并合作编录了几本重要的书籍。

顾廷龙老先生，(1904-1998)著名古籍版本目录学家、书法家，曾任上海图书馆馆长。上世纪30年代起应叶景葵之邀，与张元济、陈陶遗诸公一并投入合众图书馆的筹建工作，曾草拟《创办合众图书馆意见书》，并担任总干事。顾老对合众的贡献有目共睹，在此不一赘述。

先祖与他相识已久，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，曾赴淮海路寓所多次拜访老人家，顾老面清目秀、儒雅厚道，一口略带吴语的说法神情，微微点头，使人陌生感荡然无存。先祖数本书籍的出版，封面题词均出于他的手迹。他老人家也曾为笔者多次书写条幅和拙作题词。顾老法书浑厚凝重、雍容华贵、气格雄健、力能扛鼎、意蕴超然。王元化先生曾称顾老的法书：“融厚植之学养、博洽之见闻、清澄之心地、沉着之才干于一炉。”“清明在躬，志气如神。”评价之高，当之无愧！

另有值得一提之事，是苏州草桥中学建校八十周年校庆(1987)。沪上大家吴湖帆公已经仙逝于“文革”中，颜文樑老先生体弱年高，行走不便。顾老恰巧在京开会。因此先祖一人作代表前行。该校隆重重立石碑，此石碑由先祖作文，顾廷龙书写，以此来纪念吴中名校。

潘景郑老先生(1907-2003)，潘氏藏书是指吴中景郑潘公的祖上潘祖荫“滂喜斋”，潘公与兄长潘博山继承了祖父潘祖同“竹山堂”全部藏书四万卷外，还时时留意收集其他珍贵书籍版本，至1919年“竹山堂”改名为“宝山楼”时，已经藏书三十万卷，为潘氏藏书之最，苏州潘氏藏书，从潘奕隽的藏书楼“三松堂”算起，递传到博山、景郑昆仲的藏书处“宝山楼”，共藏典籍三十万卷，把潘氏藏书推向顶峰。私家藏书递传六代，在藏书史上实属罕见！

我在先祖的带领下数次赴西康路潘公寓所拜访。以后经常去潘府给祖父传递书籍。老先生温文尔雅谦逊有风度，房间里书籍堆满，把人都包围着，进门是先见书，然后在书缝中找到人，老先生捧着书端坐在水泄不通的书桌前与我交谈……

潘公曾为拙画多次题词填词，一是四尺整张横式的红梅图，另一幅是三尺的直式昙花图。原作是应先祖在港友朋嘱画，目前家中仅有十英寸彩色照片留存着。

他与先祖通信频繁，曾赠送照片一帧，看轴图籍，茗碗盆花，极饶雅致，潘公坐藤椅中，展眉微笑，癸亥年赠(1983)。照片后题词一首，调寄《感恩多》上半阙云：“彩痕新寄影，衰老留明镜，忘年鱼雁，亲简缤纷。”该照片现去向不明，为之遗憾。

还有件事情，至今是一头雾水！潘公曾请丹青名家唐云、陶冷月、申石伽、凌虚、朱梅村及笔者等绘了《寄沅填词图》凡数十帧，又请先祖写了一篇序文。《寄沅词稿》积存二三千首，无不逸宕精严，奇气历落。但是最近有朋友告之说，他家人从未看见过此图和词稿。当年清楚记得祖父嘱咐我给如此图画承蒙厚爱潘公还比较满意，如今这些画和词稿不知去向，毫无着落，只有留给后人去探索寻找了……

过香积寺

范婉

云淡风轻的早晨，我们入香积寺。王维信笔一现的景物已在眼前，耿耿于怀的不是有景道不得，而是物是人非。在辋川，他也有古木、山径和钟磬，潺潺流泉，被岩石阻隔发出呜呜咽咽声；日光照射，黝深的松林寒意阵阵；还有暮色中空旷曲折的潭岸。一派萧瑟高逸之景。这不恰似诗人的心境？王维从怅惘中发出一声叹息。

王维偶然探访的古寺，立即就归于王。黄昏，他踱步在寺里，远眺终南山；侧躺下来，用爪子逗它玩。直到猫玩得没劲了，打了几个响鼻，睡眼惺忪。这时鼯鼠好像说，你既然不想玩了，那我回家了噢！它虽卑微，却不乏幽默感，“吱吱”着不紧不慢地离开。猫懒得动。背后传来猫打呼噜的声音。既使如此，还常闻死了的鼯鼠。那多半是猫所为。

如今，鼯鼠在上海郊区几近绝迹，可它也值了。捷克拍的动画系列片《鼯鼠的故事》，影响了至少两代人——关于鼯鼠的可爱幽默与真善美。

侧躺下来，用爪子逗它玩。直到猫玩得没劲了，打了几个响鼻，睡眼惺忪。这时鼯鼠好像说，你既然不想玩了，那我回家了噢！它虽卑微，却不乏幽默感，“吱吱”着不紧不慢地离开。猫懒得动。背后传来猫打呼噜的声音。既使如此，还常闻死了的鼯鼠。那多半是猫所为。

如今，鼯鼠在上海郊区几近绝迹，可它也值了。捷克拍的动画系列片《鼯鼠的故事》，影响了至少两代人——关于鼯鼠的可爱幽默与真善美。

侧躺下来，用爪子逗它玩。直到猫玩得没劲了，打了几个响鼻，睡眼惺忪。这时鼯鼠好像说，你既然不想玩了，那我回家了噢！它虽卑微，却不乏幽默感，“吱吱”着不紧不慢地离开。猫懒得动。背后传来猫打呼噜的声音。既使如此，还常闻死了的鼯鼠。那多半是猫所为。

如今，鼯鼠在上海郊区几近绝迹，可它也值了。捷克拍的动画系列片《鼯鼠的故事》，影响了至少两代人——关于鼯鼠的可爱幽默与真善美。

夜航船带来的雪

鹿余亮

上世纪九十年代，文艺青年们，当然也包括我，有一句挂在嘴边的诗：“贫穷而听着风声也是好的。”这句话可以作为贫穷的挡箭牌，很是管用。

这首诗的出处是美国诗人罗伯特·勃莱的《反对英国人之诗》。其实，我更喜爱的是他的那首《从火车上看一场新雪》。其中有一句特别迷人：“他吃下的时间的碎片从无力的嘴里呼出滋润着雪”。

我生活的地方并没有火车，连汽车也没有，除了一趟去县城的轮船和一趟去上海的轮船。去县城的轮船是白天开，而去上海的轮船则要到黄昏才能抵达我们的码头。这条夜航船叫建湖班，终点在高港。建湖在里下河的腹地，高港是长江边的港口。建湖班开内河，而高港班开长江这条线路，一直到上海十六铺。

那时实在太闭塞了，但有了夜航船，我们就和大城市上海联系在一起了，以至于有了这样的感觉，只要一上了建湖班，就等于上了高港大轮船。上了高港大轮船，就等于踏上了上海这块土地。

内河的航船既缓慢又拥挤。但建湖班最缓慢和拥挤的日子，莫过于冬天，内河的枯水季节已到，而去上海探亲的人却增多，可见上海的建设有里下河人的贡献。整个建湖班不止一艘拖轮，而是连系着两艘拖轮，像迟缓的大蜈蚣在建湖到高港的内河上爬行。

建湖班是标准的夜航船。乘客们携儿带女，所带的包里必有香油、咸鱼、咸蛋。冬天的夜晚很长，夜班船里灯光昏暗，似乎所有人的脸都是黑色的，人们以极大的忍耐力忍受着里面浑浊不堪的空气。好在夜航船像是大舞台，从建湖开始，就要耍杂技的，练气功的，唱小曲的，卖零食的轮番上场，似乎每过一个码头都会重新换上一批人，整个船舱是无序的、寒酸的、拥挤的，却又是温暖的，我曾在小时候的船上接受过一个老大爷油腻腻的棉袄的庇护，虽然有一股油味，但极能抵挡住夜晚的寒冷。

现在想想，那有夜航船的日子多么灰色，但人们的心似乎跟夜航船一样，坚定地、不屈不挠地向遥远的上海进发。长大后我读到张岱的《夜航船》，我想，如果让张岱乘一乘我们的建湖班，肯定会写出另一篇有味的《夜航船》。

有一次我去上海，经过长长一天的航行，我满身疲惫。高港终于到了，我钻出船舱，外面凛冽的风把我吹得东倒西歪的，但我眼睛一亮。建湖班的三条船顶上全是洁白的雪，可没有下雪啊。

后来还是想通了，是建湖下了雪。不动声色的建湖班还是把建湖下在船顶上的雪顺利带到了高港。三条夜航船的船顶的雪上没有半点鸟迹。

再灰暗的日子也是有奇迹的，比如这三艘披着雪衣的拖轮，它们在夜里行驶时真像三条白鲸一样，在黑暗中的内河上坚定地游弋。这三条夜航船已把这白得发蓝的雪带到了没有下雪的高港，它们肯定是准备把这雪带到上海去的，如果它们能去长江里游弋的话。

饮河的鼯鼠

朔梅

鼯鼠没老鼠猖獗，它总是卑微地活着。有时迷了路或者是寻找同伴，会沿着墙脚、昏见，“吱吱”上老半天。若一家子出行，则有母鼯鼠打头，后面的

危险。夜间活动，以虫蚁、蚯蚓、蝼蛄为食。闻动静即遁入洞穴。秋后稻谷登场，农人忙栽种，来不及脱粒，垒成堆的稻垛。此遂成鼠类的乐园：现成越冬的食粮，温暖的巢穴。鼠类于是蕃焉，然未及小鼠成，农人打谷。掀开稻垛，见鼠窝森然。自上而下，家鼠、田鼠，近地湿处为鼯鼠。其小鼠大多未成年，花生米般大，皮肉剔透而红嫩。此时，家鼠田鼠父母早已逃离，有未开眼的小鼠“吱吱”个没完。唯母鼯鼠不忍离去，以鼻吻一安慰儿女。它没感觉到危险吗？不是！这倒成了猫的便餐。猫吃尽其他小鼠后，不吃小鼠鼯鼠，遂一一咬死，包括母鼯鼠。鼯鼠身上臭，为猫所不食。

的牧场里、牛栏旁、腐草下，多的是鼯鼠洞，常见鼯鼠出没，或觅食，或闲逛。有时我们故意不出声，也不动，它就走到你脚边，这儿嗅嗅，那儿闻闻。你稍出声，则乱窜一气。不像老鼠，“嗖——”一声就不见。它逃起来也萌，本来跑不快，还要边跑边嗅。一只猫盯上它了，可也不管。真是急死人！猫用一爪摁住它的背，它转过身露出两颗尖利的鼠牙，用触须碰碰猫的触须。那两颗鼠牙白而长，可它就是不咬。猫松了爪子，想让它跑，然后再追。这是猫戏弄老鼠的招儿。可它不知是看不清，还是故作镇定，反而与猫面对面，还站起来用前爪捋猫须。猫大概没遇到这样淡定的主，反而

五六只小鼠鼯鼠咬住前面的尾巴，鱼贯着，像我们玩老鹰抓小鸡。这叫做“地鼠叮尾巴”。有时，最后的小鼠贪玩而走丢，便“吱吱”着呼唤，寻即母鼠折返，小鼠咬住母鼠尾巴得返。这举动是不是去“饮河”？没见过。鼯鼠其实不糟蹋粮食，往往食虫蚁，于人类有益处。曾经

侧躺下来，用爪子逗它玩。直到猫玩得没劲了，打了几个响鼻，睡眼惺忪。这时鼯鼠好像说，你既然不想玩了，那我回家了噢！它虽卑微，却不乏幽默感，“吱吱”着不紧不慢地离开。猫懒得动。背后传来猫打呼噜的声音。既使如此，还常闻死了的鼯鼠。那多半是猫所为。

如今，鼯鼠在上海郊区几近绝迹，可它也值了。捷克拍的动画系列片《鼯鼠的故事》，影响了至少两代人——关于鼯鼠的可爱幽默与真善美。

侧躺下来，用爪子逗它玩。直到猫玩得没劲了，打了几个响鼻，睡眼惺忪。这时鼯鼠好像说，你既然不想玩了，那我回家了噢！它虽卑微，却不乏幽默感，“吱吱”着不紧不慢地离开。猫懒得动。背后传来猫打呼噜的声音。既使如此，还常闻死了的鼯鼠。那多半是猫所为。

如今，鼯鼠在上海郊区几近绝迹，可它也值了。捷克拍的动画系列片《鼯鼠的故事》，影响了至少两代人——关于鼯鼠的可爱幽默与真善美。

侧躺下来，用爪子逗它玩。直到猫玩得没劲了，打了几个响鼻，睡眼惺忪。这时鼯鼠好像说，你既然不想玩了，那我回家了噢！它虽卑微，却不乏幽默感，“吱吱”着不紧不慢地离开。猫懒得动。背后传来猫打呼噜的声音。既使如此，还常闻死了的鼯鼠。那多半是猫所为。